

方式有別於水彩，更費力氣：「作品較大件，更辛苦，有時要用到口，又蹲下又紮馬，好似耍工夫一樣。」

如此吃苦，有何動力支持她們繼續？大家頓了片刻，實在不易說個明白，卻又恍若理所當然：既是鍾愛的、對生命重要的事，縱是辛苦仍會繼續。小芳補充：「過程是好痛苦，每分每秒都想快點完，但不會放棄。只要是喜歡的，便會忘記當中的痛苦，沒有辛苦的感覺。當畫完站起來時，交響樂出現，骨頭劈啪作響，原來身體真的很累。」

畫畫對佩鏞別具意義，她亦沒起過擱筆之念：「畫畫是我的理想，在畫紙上，從無到有，是一個與人溝通、交流的媒介，能夠表達到自己，我會繼續追尋。」談到對繪畫的堅持，冬梅流露她一貫的樂天，直言：「畫畫是恩賜，很享受那過程，人能夠融入幅畫中。雖然畫得辛苦，條腰好痛，但我好享受。」

繪畫經驗類同，其實各有不同歷程（見副稿），她們感謝家人及途中遇到的好老師，對陳慧老師尤其寄予深深的敬意。小芳摯誠的說：「即使有錢，亦難找到一位好的老師，願意教一個用腳畫畫的學生。」冬梅亦說：「沒有一位老師會伏在地上教學生畫畫，她付出很多，很感謝她。」